

卧龙生 著

龍鳳伏魔



华文出版社

龙凤伏魔

卧龙生

(京)新登字 064 号

责任编辑:蔡鑫泉

封面设计:李法明

龙凤伏魔

(共三册)

卧龙生·著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0.5 字数 685 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册

ISBN7-5075-0116-7/I·101 定价:18.80元

内容简介

月黑风高之夜，总镖头孙仲鲸遭宿仇追魂太岁、粉面蜈蚣杀害，幼子孙逸枫被绝世异人不空大师救走……

十几年后，孙逸枫练成佛门绝技。出山后，得罪邪门邛崃派，一路上杀劫重重。先后与川东三鬼、黑煞神、巫家双魔、黄山二怪、青面阎罗、千里追魂、南天二怪等恶斗，他倚仗“降龙金钢掌”、“西方禅门神功”屡胜等邪派武功。

绝色女子风仪高贵的林淑谣、冰清玉洁的梁蓉蓉、美艳媚人的武秀英同时爱恋孙逸枫，一男三女卷入情爱纠葛而不能自拔。

孙逸枫在九连山手刃仇人之后，几个隐进深山多年的老魔头万里追风马子野、独臂矮仙张妙天、大肚和尚悟禅、劈天破地二怪相邀出山，妄图搅起一场江湖杀劫，孙逸枫携三美女，同仇敌忾，力战群魔。
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
上面这首诗，乃南宋时士子林洪所作。杭州在北宋时已为东南一大都会，南宋定都改名临安后，尤足媲美开封。杭州城郭广阔，邑屋华丽，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，市井坊陌，铺席骈盛，加以民富安乐，终日朝歌暮嬉，酣玩岁月，一班大贾豪民，公子王孙沉迷其间，镇日价呼卢百万，买笑千金，的是销金荡魂之地。

且说此时正当阳春三月，莺飞人间之际，在杭州和宁门外的太平庄中，正是飞鸟归林，炊烟阵阵，庄外的大道上，蓦地响起一阵急促的铃铃声，眨眨眼的工夫，一匹黑色高头健马快逾流星已驰进庄门，从马背上纵下一个面目黧黑、身材矮小的汉子，看他满脸汗泥，一望而知是经过长途跋涉，庄丁们赶忙抢步笑脸相迎。黑脸汉子一面拭汗一面拱手道：“烦请大哥通报一声，就说苏州镇远镖局李云彪有要事面见庄主。”

庄丁们见他一脸焦急神色，忙替他接过缰绳，请他去客厅奉茶。

约略片刻，厅门外步履登登，门帘一掀，走进来一个面目清癯、花白胡须的老人，还未开口，黑脸汉子已抢上一步，躬身施礼道：“这位想是孙庄主了？在下李云彪，奉总镖头卢老爷子遗命，专诚面谒。”

老人闻言凜然一惊，回礼道：“老朽正是孙仲鲸，原来是李

师傅，失迎，失迎。”

双方让座后，孙仲鲸肃容问道：“不知总镖头何时驾归仙山？”

李云彪凄然一声道：“昨日寅正。”不等对方再问，继续说道：“事情是有点怪，敝局上月接了一支镖，是一位盐商，说明是一口小箱，由盐商亲自携带，径送湖北江陵府，镖银一出手就是五万两……”孙仲鲸忍不住“噫”了一声，李云彪呷了一口茶又说道：“管事的觉得事情太大，乃请出总镖头商量。一问之下，方知是一箱价值倾城的珠宝，尤其内中有一对双凤玉环及一串龙眼般大的珍珠项链，确为世间罕见。总镖头检视再三，终于接下。想是这支镖关系重大，除由总镖头亲自护送外，并加派了云中龙成师傅石门双虎周师傅兄弟随行，为了避免绿林道上闻知，所以连夜动身。”说此一顿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双目蕴泪，含悲说道：“在黄州附近的鸡公山，被追魂太岁钱万益粉面蜈蚣钱千益兄弟联手将镖劫走。周应龙师傅兄弟与成兆章师傅三人丧命，总镖头当场重伤。想是这魔头以为押镖的人全已毙命，乃扬长而去。天幸总镖头为过路客商救醒，护送返局，但因内伤太重，终于昨日不治弃世。”

孙仲鲸听得老泪纵横，脸含悲色，黯然摇头道：“竟有这等事情。”沉吟良久，喟然说道：“八年前追魂太岁钱万益兄弟率领徒党在江西红石岗劫财后害命，凑巧总镖头与老朽路过，见他兄弟做得太狠，一时不平，上前相助，终于言语不和动起手来，掌劈了他的徒党两人，他兄弟亦败在总镖头与老朽手下，从此销声匿迹，谁知今日竟会露面寻仇！”

李云彪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总镖头在临终时，嘱在下即速禀报庄主妥为戒备，并说他兄弟俩武功精湛，不但练有毒沙掌，且有一身横练功夫。庄主若能暂避其锋，最为上

策。”说至此，起身说道：“局子里尚需安排善后，在下就此拜别。”说完话，施了一礼。

孙仲鲸慌的还礼拦阻道：“李师傅远道传言示警，老朽铭感不尽，待用过晚饭休憩一夜，明晨起程如何？”

李云彪谢道：“庄主盛意，业已心领。在下随带干粮，路上食用甚为方便。且事机迫促，庄主亦需打点。”

孙仲鲸骤闻警耗，心神不宁，见他执意要走，也不便再留，随即亲自相送，分别时已是万家灯火。

孙仲鲸自送走李云彪后，独个儿坐在书房沉思，心乱如麻，八年前的往事又复映在眼帘。那时候钱万益兄弟的武功就比自己差不了好多，卢振飞同自己两人对方斗了两百余招，才将他们击败。自那时起，江湖传言他兄弟俩投奔在九连山千头毒蛟一尘道人门下，一尘以毒沙掌名震江湖，而他所用暗器又全喂过剧毒。钱万益兄弟跟他练了几年，武功当然更高，真所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凭威镇八方卢振飞等四人之力，尚且全数毙命，自己若与这厮拼斗起来，怕不凶多吉少！且他兄弟心黑手辣，睚眦必报，这次既先找上了卢振飞，出手又这样赶尽杀绝，当然不能放过自己，早晚定必寻上门来。卢振飞叫我暂避其锋，岂不损了我一世威名，令江湖道上耻笑？想到此处，心意已决，提起笔匆匆写好一信。

这时，家丁孙寿在门外禀道：“夫人请庄主用饭。”

孙仲鲸“哦”了一声，步出房门对孙寿说道：“你速去备妥车马，唤孙福来后堂见我。”

夫妻俩饭后相对品茗。他面对夫人凝视良久，才正色徐徐说道：“云卿，我与你结缡以来，转瞬就是二十载。天幸老天有眼，使我夫妻晚年得子，孙门有后。逸枫这孩子骨秀神清，禀赋极佳。若教养得法，将来必为武林放一异彩，你要善自照顾才

是。”

孙夫人蔡云卿看丈夫脸色沉凝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种很深的抑郁神色，心中就有点儿忐忑，听了此话，更觉六神无主，忙的柔声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干吗说这些话。”

孙仲鲸皱眉说道：“适才苏州有人传言，说我昔年一个极厉害的仇家，不久就要寻上门来……”刚说至此，丫环小梅进来禀道：“孙福在外敬候庄主。”

孙仲鲸点点头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一个国字脸身材高大年约四十左右的精壮汉子，随着小梅进入房中，向孙仲鲸夫妇一礼道：“孙福叩见庄主，主母。”

孙仲鲸对他摇摇手，回头对小梅说道：“你去把少爷带来。”

小梅走后，孙仲鲸对孙福说道：“你可速去拾掇行囊，扎束停当，立即起程护送主母少爷前往天台。”

孙福听后，怔了下神，不敢追问，只好行了一礼退出。

孙仲鲸又望着蔡云卿正色道：“如今事在燃眉，我命孙福立即送你母子去天台你二哥家。”

蔡云卿愕然道：“什么？要去天台，我夫妻俩一同去，仇家既然厉害，你不如暂时避开。”

孙仲鲸苦笑道：“我这仇家，心狠手辣，他既存心寻仇，走避自非善策，还是与他见面，尽力解释前嫌，若能化去这段冤孽，也好了结这樁公案。”事实上，他已想到，就是自己忍辱暂避，人家的暗桩早已布妥，还能让自己飞出这太平庄不成，解释前嫌，更是镜花水月。

蔡云卿忍不住呜咽说道：“我虽女流，不懂武功，你一人势弱，难道就不会去请人相助。”

孙仲鲸不禁心里跳了一下，但一想到自己这些朋友，武功

平平，请来助拳，还不是白陪上人家性命，但又不忍说出，怕她忧心，沉吟一阵，点点头道：“这话有理，我自会请人助拳，你与逸枫即速动身，时候不早，你可回房打点，多带细软。”

蔡云卿知道丈夫性情，不忍过于拂逆，乃说道：“今日已晚，明早上道就是。”

孙仲鲸忆起二十年来夫妻恩情，转瞬分别，是否能得重聚，自己真不敢说，这一别，难道会是永诀，但转念一想，仇家实太歹毒，还是尽早离开为妙，一咬牙，说道：“趁星光黯淡，立即起程吧。”一转身，小梅与逸枫已走了进来，逸枫人虽年幼，但极懂礼貌，先叫了声“爹”“娘”然后拜将下去。

孙仲鲸扶起逸枫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小脸，默然良久，然后对他说道：“逸枫，好好跟你娘去舅父家，你今年三岁了，要听娘的话。”

逸枫仰起头，霎霎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问道：“爹也去！”

孙仲鲸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：“你与娘先去，端午节时，爹再去。”说完话，就催云卿快去收拾。

云卿无奈，缓缓起身走出房去，这时，已是二更光景，孙仲鲸心潮起伏，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，只道封刀归隐，度此宁静晚年，谁知竟会遭人寻仇，如能侥幸跨过此关，还是另觅幽静地方……

蔡云卿已走进房来，孙仲鲸随即将孙福叫来，嘱咐道：“外面车马已备妥当，你们立即起程动身，沿途务必隐秘行踪，多加戒备，你就化名刘林，主母与少爷也都暂时改名易姓，早去早回，免我惦念。”

这孙福自幼进入孙家，随孙仲鲸闯荡江湖有年，而且为人忠厚、机伶、善使一口厚背薄刃刀，武功也登堂入室，故孙仲鲸

将此重任付托于他，孙福见情形有异，刚想开口询问，孙仲鲸已摇手制止，从怀中拿出一封信递与蔡云卿道：“此信请交与你二哥。”又回头对孙福将追魂太岁兄弟寻仇之事简略说了一遍后，淡然一笑道：“你们就动身上路吧，千万记着我适才……”话还未完，遥闻屋上传来几声冷笑，孙仲鲸倏地脸色突变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吹熄了桌上的灯火，暗忖：“这厮来得好快，”忙附耳吩咐孙福护着云卿母子立即动身起程。自己随手一掌劈开窗户，抓起一把椅子抛出，一掌护胸一掌护着头面身形，跟着跃出，翘首四望，见侧房屋脊上伫立着两人，忙朗声说道：“是哪位朋友夤夜驾临敝庄。”

一语甫毕，房上掀起一阵狂笑，笑声一落，屋顶上两人已使了一招“风中落叶”轻飘飘的落在离他对面一丈左右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冷然盯着孙仲鲸。

孙仲鲸炯炯眼光，略一打量对方两人，看来人都是一身夜行衣靠，一个虬髯绕颊赤手空拳，一个白面无须背插长剑，正是追魂太岁钱万益兄弟，忙双手一拱道：“原来是钱氏双雄，恕老朽迎候来迟。”

追魂太岁钱万益沉声道：“我兄弟不过是江湖道上无名小卒，怎敢劳庄主大驾迎候。”

孙仲鲸见对方态度冷傲，目中无人，不由心中有气，但回头一想，自己人单势孤毫无戒备，又担心云卿母子安危，只得强忍怒火，微笑道：“不识双雄夜临敝庄，有何赐教。”

粉面蜈蚣钱千益一声冷笑道：“姓孙的，你怎么如此健忘，八年前你与姓卢的杀我弟子坏我弟兄衣食，这档事，咱们也该清算了。”

孙仲鲸看对方言语蛮横，气势凌人，知道今夜不会善了，但仍想化解这段孽债，乃正容说道：“老朽封刀已久，早已不在

江湖走动，以前开罪双雄之事，老朽愿向双雄赔罪如何？”

追魂太岁双目圆睁仰面一阵狂笑后，冷然说道：“赔罪，我兄弟可担受不起，上次承你盛惠，今天要本利两清了，还是在功夫上见真章吧。”说着话，踏前一步，大有跃跃欲动之势。

孙仲鲸见此情势，知己不能善罢干休，忙正色对他兄弟朗声道：“动手过招彼此无益，请双雄听老朽一言，八年前红石岗之事，原是老朽一时不忍，故尔出面奉劝，应本上天好生之德，不可乱杀无辜，并非有意为难，如能忘却前隙，老朽有生之年铭感不尽。”说完话兜胸一个长揖。

追魂太岁急忙侧身一闪，避过一揖，大喝一声：“废话少说。”话出口，身形闪动，一招“迅雷击顶”奔向孙仲鲸顶上击来。

孙仲鲸早已暗地戒备，忙的一低头侧身闪过，寒着一张脸道：“且慢，双雄既要赐教，可否另订时日，容老朽拜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追魂太岁已再次扑上，“双峰灌耳”两拳对着他的太阳穴进招，招式狠毒。

孙仲鲸见此情形，哪能再忍，一声长笑，笑声中“白鹤亮翅”化解了他的攻势。

追魂太岁见两击无效，一声狂啸，直若暴雷骤发，猿身而进，拳密如雨，四面八方滚滚攻来，孙仲鲸哪敢怠慢，凝神提气沉稳应敌，有守有攻。刹那间，两人拆了三十余招，这时，庄丁们已闻声赶来，亮燃灯笼火把，将小院中照耀得有如白昼，追魂太岁看对方拳风凌厉虎虎有力，立即觑空拳招一变，施展出二十多年赖以横行绿林道上的“黑虎掌法”，这套掌法孙仲鲸在八年前原曾见识过，哪知隔了八年，感到钱万益功力愈形深厚，掌风有如狂飚，威势惊人，孙仲鲸迫得施出祖传孙家独门“三才掌法”迎敌，掌风到处，沙土飞扬，草叶片片震落，两人四

掌，愈打愈猛，周围丈余内尽都是呼呼劲风，晃眼又拆了二十余招。双方势均力敌斗个平手，钱万益不由心头火起，大喝一声，忽地腾身一跃拔起两丈余高，半空转身，头下足上“黑虎扑羊”双掌由外向内挟起一股劲风，硬向孙仲鲸的脑门击来，这是“黑虎掌法”中的绝招，孙仲鲸不敢大意，一声低啸，不避不让暗运内力，待对方双掌离自己脑门五寸时，突伸两掌格开他的两臂，随即倏扬右掌用了八成内力闪电向他胸前劈去，掌风力道凌厉无匹，这一招精妙奇绝的拳招，乃“三才掌法”中的“天女摘桃”是一记救命绝招，孙仲鲸很少施用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钱万益眼看自己招式业已用老，不但妙招无功，自身反而陷入绝境，心中一惊，忙的顺着他格开之力，在空中一提腰劲，向后倒窜出去两丈开外，任他身形极快，胸部已被掌风扫中，一震之下，血涌气翻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孙仲鲸也不乘胜进击，收拳拱手道：“承让……”话犹未完，猛觉脑后金刃破风之声，劲道奇猛，慌的向下一扑，“懒驴打滚”贴地翻滚出去八尺，挺身一看，粉面蜈蚣钱千益正手横长剑目光灼灼地瞪着自己。

原来钱千益见兄长遇险，正想出手相救，但已迟了一步，逼开孙仲鲸后，一个纵跃到了兄长身边，扶住他低声说道：“你快些运功调息。”说完话，转脸瞪着孙仲鲸冷笑道：“快亮兵刃，待我领教几招。”

孙仲鲸被迫出手，原意适时而止，再为解释，谁知又伤了对方，正在一旁思量如何化解这场拼斗，钱千益已当面叫阵，势成骑虎，只得运功戒备，苦笑道：“老朽一时……”一语未完，钱千益已感不耐，目射凶光，满脸煞气，刷的一剑，径向他右肋刺来，招未用老，忽而剑锋向上斜削右臂，动作迅捷，有如电光石火。孙仲鲸不虑这断发招如此之快，一招“倒拔葱”斜身往后

一掠，身形奇快，避过这招，同时忽闻身侧不远处有人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！”随着又是一声大喝：“庄主接刀！”一柄金背大砍刀耀眼光芒已飞到身边，孙仲鲸闻声知人，忙伸手接着，立时勇气顿壮，偷眼斜觑，只见孙福怒目横视，手中倒提厚背薄刃刀在火光照耀下瞪着斗场，心中一怔，暗忖：“他怎的还在这里。”他这一呆楞，钱千益又已欺身进招，他忙的闪身避过，百忙中，沉声对孙福叱道：“还不快走，误我大事。”说完话，收摄心神，全力与钱千益拼斗起来，转瞬间就拆了十余招。这时，恰巧孙仲鲸用了一招“天外来鸿”刀带劲风势沉力猛，斜向对方左肩砍下，钱千益深知孙仲鲸功力深厚，不敢硬接，“斜踩彩桥”顺着对方来势堪堪避过，孙仲鲸真火既动，哪容他如此闪避，脚上“枯树盘根”左脚横扫而来，快如闪电，饶他钱千益趋避够快，右足踝也被踢中，奇痛无比，一个踉跄，几乎栽倒，忙借势一伏身往后滚出去一丈，强忍疼痛“鲤鱼打挺”跃起身来，左手一探镖囊随手一扬，三支喂毒青钢镖分向孙仲鲸两眼咽喉袭来，孙仲鲸在他滚身之际，人已跟踪跃起，这时两人距离也不过四、五尺光景，知他暗器喂过剧毒，慌忙侧身避让，青钢镖贴衣落空，不禁勾起怒火，正待欺身进招，陡觉身后一股劲风袭来，慌的“天龙翻身”挥刀横截，举眼一看，见是追魂太岁钱万益在后偷袭，不由虎目圆睁勃然大怒，仰面狂笑道：“不识羞的，你们兄弟就一起上吧！”

钱万益适才虽被孙仲鲸掌风扫中前胸，幸赖他功力深厚，受伤不重，调息片刻，但觉气通百穴，已无大碍，见钱千益情势危险异常，立时一跃而起，抢步上前闪电向孙仲鲸后背劈出一掌，卸了孙仲鲸疾进攻势。

钱氏兄弟一生纵横江湖，何曾吃过这等苦头，今夜兄弟俩双双受伤，心中本就难受，再吃孙仲鲸两句话一激，不由怒火

攻心，眼露凶光，面含杀气；双双暴喝一声，扑身而上，剑光霍霍宛如风雷并发，拳风呼呼有如惊涛骇浪，招招狠毒，尽攻要害。

孙仲鲸的武功造诣，若与他兄弟俩单打独斗，尚可勉强斗个平手，适才胜了两招，乃是他兄弟俩轻敌之故，可是联手进攻，形势大变，立时将孙仲鲸逼得气喘汗流，左支右绌，眼见性命已在呼吸俄顷之间。

不过孙仲鲸也是成名人物，临危不乱，他一觉出形势不利，今晚怕要命丧当场，不由起了拼命之心，猛一提劲，金背大砍刀使得呼呼生风，上下飞腾，只守不攻，目的在拖延时刻，以便云卿母子能安然脱离虎口，觑空往斗场四周一瞥，果然不见孙福，料已护送他母子动身起程去了，他心神一分，突闻一声“着”，白光一闪，孙仲鲸陡觉左肋一凉，痛不可当，已知受伤，慌忙呼呼两刀，逼退对方，脚尖一用劲斜射出去，打算察看伤势，哪知双脚尚未着地，数点寒星已迎面飞来，只得忍痛舞动金背大砍刀拨打射来暗器，身刚落地，一股劲风又已袭到胸前，忙的向左横跃，身尚未稳，又是数点寒星分上中下似流星飞矢般破空而来，只得咬牙“一鹤冲天”全身拔起，无奈距离过近，上身虽已避开，小腿一麻，立即坠下，知已被毒暗器击中，忙的运动护住要穴，心知要想保得性命，那是比登天还难，总不能就这样让敌人得手而去，忙凝聚毕身功力，左掌向跟踪追击的钱万益劈去，势挟劲风凌厉无匹，钱万益眼看得手，心中大喜，他知孙仲鲸内力深厚，早已全神戒备，见孙仲鲸一掌劈来，忙的功贯两臂硬接了这一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钱万益被震退三步，才拿桩站住，满脸铁青，孙仲鲸当堂被震得几个踉跄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周身酸麻，气血翻涌，知道已受了严重的内伤，一瞬间脸色惨白，浑身打颤，就在孙仲鲸与钱万益对掌之后，

粉面蜈蚣钱千益那顾江湖规矩，早已一跃而上，剑锋打闪，向孙仲鲸胸前刺去，孙仲鲸此时哪还能避让，可怜一位成名归隐武师，就这样溅血剑下，抱恨九泉。

这时，围观的孙家庄丁见老庄主惨死剑下，不禁泪落满面，纷纷抢上前去围尸痛哭，他们知道老庄主最痛恨群殴，而且自己的这点庄稼把式也无法上前帮助，眼睁睁看着钱千益逞凶，害了老庄主。

追魂太岁适才硬接了孙仲鲸一掌，也被震得血动气浮，暗道：“这老儿受伤后功力仍如此深厚，他的内功造诣果是登峰造极了。”见钱千益毙了孙仲鲸后，也顾不得砍杀庄丁，对他说道：“咱们快追那漏网游魂去。”说完话，身形一晃，两条人影直扑庄门，沿庄外大道飞跃而去，一口气奔驰了二十多里，前面已隐约现出大小两团黑影，精神一振，几个纵跃，跟踪急追下去，霎息之间已然追上那辆急驰的篷车，车后尚有一骑如影随形在旁护卫。

原来这护车汉子正是孙福，他在孙仲鲸跃出房外对敌之时，立即要带云卿母子离庄，但蔡云卿夫妻情深，心中担忧丈夫只身迎敌，不忍离去，在窗隙中窥看，孙福也想起老庄主手无寸铁，赶忙告知云卿，将封存已久的金背大砍刀取出，正赶上粉面蜈蚣钱千益仗剑出手，他将刀抛与孙仲鲸后，也就提刀观战，闻孙仲鲸喝叱后，才急急离开斗场，再三劝慰云卿，方才与他母子含悲离庄，沿路尚未发现敌人伏桩，心中暗自庆幸，一路上纵马摇鞭，疾驰狂奔，哪知才赶了二十多里，已发觉敌人如离弦弩箭般追来，心中一惊，知道老庄主已遭毒手，忙嘱车夫加速前进，自己立即带转马头横拦大道，追魂太岁一声冷笑道：“你找死。”说完话飞身跃起，一掌向他胸前劈去，劲风呼呼，孙福哪敢接人家这一掌，忙脚尖甩离马蹬，身子一个倒

栽葱，向后窜出去一丈左右，人虽避过，这一掌却劈在马背上，居然将马的脊骨打碎，惨嘶一声，倒地而死。孙福看得来一怔，心中一急，手中刀“泰山压顶”猛劈追魂太岁脑门，追魂太岁又是一声冷笑，身形一闪轻轻避过，借势劈出一掌，一股劲风向孙福迎面袭去，孙福要想躲让，可是已慢了一步，“蓬”的一声，身子被震飞两丈开外跌翻在地死去，原来钱万益不愿拖延时间，所以运足全身功力，只两招便击毙孙福。

追魂太岁击毙孙福后，几个起落已跃至篷车旁边，一伸手拢着辔头，那匹马已跑起势子，经这魔头一勒，不禁扬蹄人立长嘶起来，前腿刚一着地，一团黑越越的东西自车前座上扑通一声摔倒地上，钱万益俯身一看，原来是篷车车夫，已经气绝身亡，急忙撕开车帘借黯淡星光向车内望去，只见一人卷卧车内，忙晃燃火摺子一照，不由冷汗淋漓，正是自己兄弟钱千益，此时顾不得搜索人家孤儿寡妇，一把将钱千益抱出放在道旁，细察全身，发现双耳已失，人却酣睡不醒，知是被人点了睡穴，随即替他解开穴道，用推宫过穴手法活了他的血脉，一瞬间钱千益就悠悠醒转过来，睁开双眼见兄长在一旁盯着他，只觉头部一阵刺痛，慌的用手在脸上一摸，才知道双耳已失，不禁长叹一声道：“适才兄长迎击护车汉子之时，兄弟就截住了篷车，收拾车夫后，正欲将那漏网游魂斩草除根，那知一团黑影突然袭来，两耳顿感一阵剧疼，赶忙留神戒备，可是毫无异样，再次扑向那篷车时，骤觉眼前一黑，四肢软绵无力昏昏睡去，以后的事就知道了。”

钱万益暗道惭愧，心里明白今夜遇上了高人，凭自己兄弟俩的功夫，竟未发觉来人身形面貌，而且在举手投足间就制服了自己兄弟，来人武功之高，简直不可思议，如下辣手，那还有命，想至此，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凉意，两兄弟又在四周搜索一

遍，但见银星黯淡四周寂然，适才遭自己击毙的方脸汉子尸体亦茫然不见，知道不妙，连忙施展轻功逃窜而去。

再说蔡云卿在房中窥看丈夫与人拼斗，心中砰砰的跳个不停，经不起孙福再三力劝，方才含泪带着逸枫随他离庄，一路上思潮起伏，不知丈夫生死如何，眼泪也就像断线珍珠滚落，逸枫这孩子还小也不过才三岁嘛，他见亲娘泪落，不禁握着了云卿手臂摇撼着道：“娘，你怎么哭啦。”云卿暗忖，孩子太小，这些事不应让他知道，而且云卿出身书香门第，懂得大义，所以连忙强忍悲痛，反而用话岔开，逗着他玩起来，母子两人就这样在车中厮混下去，不过一盏热茶时间，逸枫也就在她娘怀中沉沉熟睡过去，云卿独个儿又想起丈夫，蓦地一声闷哼，似觉车身一晃，随见车帘一动，探进一个人来，吓得云卿惊叫出声，正错愕间，已被来人挟持而出，只觉两耳风声呼呼，刹那间，已被来人放置地上，睁眼一看，面前立着一个老和尚微笑着合十道：“女施主受惊了，请在此稍候，老衲去去就来。”说完话，但觉面前一阵微风过处，那还有老和尚踪影，转脸一看，逸枫好端端地睡在自己旁边地上，云卿被这突然的变动怔在那儿，就在云卿想得出神的时候，眼前黑影一晃，面前已站着适才所见的老和尚，老和尚身侧还躺着一个人，只见老和尚微皱长眉手指躺在地上的那人问道：“女施主，这人是谁？”云卿俯身一看，认得是孙福，叫了两声，未见回答，老和尚喟然道：“他已被人害了。”云卿闻言，不由惊叫一声退了两步，抬头望着老和尚垂泪道：“老禅师，他是被何人所害？”老和尚微笑道：“老衲正要请教女施主，黑夜赶路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蔡云卿借暗淡星光偷窥老和尚，见他须眉俱白，面露慈祥，而且言语温和，心知不是歹人，又看孙福已死，知道自己母子性命是老和尚所救，一时想起丈夫，不知生死，心中一酸，不